

孟子論衡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四

40  
4



門仁  
號40  
卷4



借規矩六律陪出仁  
政勢極醒豁

孟子論文卷之四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離婁上

離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不以、字、反、擺、有、力、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借、詩、另、起、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借、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  
借、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借、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自力。而繼

孟子論文卷之四

一

孟子論文卷之四

播惡於衆則有喪無存勢本緊注此特放寬取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當時諸侯所大患者登用觀通方接出無禮致喪愈放寬覺愈逼緊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上段責君語極繁意極熱此責臣語極簡意極冷亦先繁後簡錯綜變化之妙也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一篇文字用四故曰作章法隨論隨斷而斷語一層緊一層通篇皆是用反勢倍覺迅奮有力此篇大意是說平治天下須用先王之道而不正說却用反說第一節句句反說不待言矣第二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句略見正意却只於引詩中見之下則反說聖人既竭云云從所以然處著筆亦非正說為高二句從賔位著筆亦非正說也第三節惟仁者宜在高位略見正意却是用以引起下文下皆反說第四節責難陳善二句略見正意却是借以陪起末句亦非正言莊誦也通篇所以俱用反說者蓋齊梁之君孟子與言先王之道者屢矣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庠序之教正說已多而彼方自以為智而終莫之行此亦必有謂吾君不能者從中沮抑之故耳孟子大為著急故發此論四個故曰非古語蓋謂我平日所以如此云云也○第一段言不以仁政之弊第二段言行仁

五之入兩入 卷四 三

政之效第三段警人君第四段警人臣上二段空論其理下二段方貼當時君臣實說此前虛後實法也○首段用二喻起筆勢嶙峋次段結處言其不智三段言不因先王之道者必喪正是不智之實妙在不順接而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云云矯變之至四段又引詩起而與前引詩反正不同何其警動至章末三語峰勢與章首遙應章法更極完固○惟制作盡善故遵之無過今憑空引詩將無過意預提在前聖人制作補寫在後勢最奇矯而補叙處仍借前面實意襯出波瀾語無兩設意分彼此極省事亦極充足孟子文往往如此眉山父子於此最得力○過字智字都就當時諸侯意中翻跌彼正自以為為智自以為不差不耳○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接得陡文勢便不平板以下即一片掃去○仁者接不忍人之政來○非災非害亦正是就當時諸侯意中駁落彼正以此為大憂耳○入用臣一段即從上喪亡引詩順承下來毫不費力行文真輕舟過峽之勢○引詩但以前時語釋之又以實事釋時語之所以釋詩者運實于虛筆法玲瓏入妙○末結三言斬釘截鐵文氣至

振○責難陳善暗影自己在內  
 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事見莊子婁朱古聲  
 雙疊如邾謂之邾婁故離朱謂之離婁莊子駢拇  
 篇駢于明者離朱是已司馬彪注曰離朱黃帝時  
 人百步能見秋毫之末孟子作離婁是已○六律  
 六呂是十二箇管與樂無涉漢後并無此物而五  
 音不絕於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夫五聲有  
 四清共九聲又有二變并一變清聲特聲無所寄  
 因造十二管以合之是五聲原有十二聲而後清  
 濁高低轉環成調故虞書曰律和聲言以律合聲  
 未嘗言正聲也且每管有十二聲即一管而旋用  
 之可為宮為商為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何以云以  
 律正音蓋正者證也非判其不正而正之也如公  
 孫丑篇必有事而勿正少儀能正於樂人不能正  
 於樂人皆此義○堯舜之道道字當如聖字看○  
 仁心仁聞范說引齊宣為譬未當夫不忍一牛是  
 孟子發摘探本之論而人皆有之者未足作仁心  
 之證且仁心必舉仁民之類而後可○徒善徒法  
 言不替於先王而小智相詫以為善為法者也朱  
 注主心說恐非孟子之意○不愆不忘不愆者不

愆乎舊章也。不忘者亦不忘乎舊章也。言不愆忘而率由者是舊章耳。○聖人既竭目力焉云云。首節離婁公輸師曠是客。堯舜是主。是節忽奪離婁公輸之規矩與師曠之六律並歸之聖作。皆是仁政之用。蓋抽客內事移之主內。以見聖人非離婁諸人可比。然仍是客至既竭心思焉以下。正是主中之主。○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作出來。○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段文勢相協。○為高之丘陵為下之川澤不拘增築丘陵以為城郭。浚疏川澤以為溝池之類。謂凡為高者皆襲丘陵之象。為下者皆襲川澤之象。因云者襲其自然之象。不必指實此數句。禮器亦有之。曰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語意亦可見。○不仁而在高位。直貫至幸也。為一氣總言不行先王之道。則必亡耳。不仁之人不行先王之道者也。下文道字。法字。度字。義字。禮字。皆指先王之道說。○上無道揆六句。正是播其惡於眾之實。○播是布散之義。謂害所及之廣也。注貽字未

貼本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滿朝不信其道。百工亦不信其度也。工只工人。非百官。蓋工不信度。即無法中之一事。度是度數。如車旗服色。都有箇降殺以辨等異。四民單舉工言者。惟工之制器能亂成規也。此自上方員平直來。而正五音亦包之。○天之方蹶。猶言天步艱難也。非天欲傾覆之謂。○兩猶沓。沓前猶猶其語也。後猶猶其意也。○言則非先王之道。只是不知稱先王之道者耳。非如字與南蠻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之非同。宜與上兩無字對看。○泄泄。說文解字。咄字下引詩作咄咄。多言也。揚倥荀子注。作咄咄。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是以沓沓屬笑語。蓋笑言浮躁之謂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諧諧然。而沸注云。諧諧。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注作怠。緩悅從之貌。解非也。

規矩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

補出至字便可法

聖人句道二二句看  
似兼說君臣意實端  
重君邊說臣處乃實  
耳

再進一層說出賊民  
慘禍深警當時諸侯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  
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  
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法堯舜是正面生下仁字不法堯舜是反面生下  
不仁聖人人倫之至是從前面補寫一層為法字  
作先路規矩方員之至乃先從旁面陪出一層為  
文字之寬勢孔子道二引作結應是中間關鎖暴  
民以下深著其禍纔是後面一層道二見得出  
乎仁便入乎不仁無中立處故連用而已矣三字  
俱是喚醒之詞○一不法堯舜即係賊民之君而  
蹈弑亡之禍見堯舜斷不可不法也○此章前半

兼說君臣後半乃單說君之賊民而不說臣之不  
敬何也蓋亦影自己在內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孟子本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而其如  
君之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何哉舌敝口乾而  
君不悟故發此論不知此意則上雙下單不成章  
法矣○說至幽厲百世不改見身雖亡而惡名猶  
存危言至此  
可畏也哉  
暴其民讀斷甚字連下乃其禍有甚有不甚也○  
幽厲兼諸侯言魯有幽公晉陳鄭皆有厲公若端  
以周言則宜曰厲幽不宜曰幽厲也○此之謂也  
言詩所謂鑒者正謂鑒此身弑國亡身危國削名  
為幽厲  
之禍也

三代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國之所以廢興句。是一篇主意。從天下說到國。此是將賓引主法。既喝出國字。則主意全重在諸侯。

上却將天子與卿大夫士庶人並列言之。此是將賓伴主法。連用數不保字。末直說到死亡。無非警

惺諸侯。○並舉以為奇。單抽以為正。前既提明國字。則末節今字。單指諸侯。不煩言而自醒矣。○樂

字。下得有趣。○文章不用譬喻。便呆而不靈。實而不虛。一部孟子。用譬喻最多。蘇氏法之。故文最長。

于用喻。如此篇通章正說。收句忽用惡醉強酒。一喻作結。便覺警切。

西東周猶西東漢。西周則幽厲亡之。故曰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孔子亦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平王

東遷之始。王魯隱當其時。故春秋托始於此。其意可見。○強酒強自勸也。周官司諫。強之道。藝注強

猶勸

愛人章

三峰 矗立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章先分後總。先說效。後引詩咏歎。尺幅而具大勢。○上章言不仁之禍。是就末流上推。此章言身

正之福。是就本源上推。○篇中數反字。是眼目。

人指本國之臣民。○自反。有修省克治。體行推廣意。○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

之極

人有恒言章

國圖 說過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三其字與下已字。身字。自字。一脉相貫。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語只三句，却有多少波瀾。人言無本字，孟子拈出本字，人言無身字，孟子推出身字，更妙在三句一樣句法，並不另起。

孟子發明，在就恒言上探本，挈個身字來示人，不重言之序上。

為政不難章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首三章皆言仁政，後三章則歸本於身，而前自身說到天下，次自天下說到身，三則於家國之交，抽一巨室言之，其實皆一意也。○結用沛然德教句，正應為政不難，雖極短文，而照應自密，不得罪者，謂有以服其心耳。此正切定春秋至戰國時勢而為之論，聖賢正非空講一個理如此。○

陡起陡住，中間順叙，迅疾着語不多，而力湧江河。

一國天下慕之，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須與辨清層次，慕之是慕此為政者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是政無阻也，惟天下皆慕此為政者，故政之行處無阻也，慕之自是前一層，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自是後一層。

天下有道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惡死亡，恥受命，是不仁之君，一點微明未盡，故孟子即就此指點。

五年七年，審時度勢，確有把握，小國特稍



次於大國如滕之小  
自當另論

祇從喻佳語半神全  
勢最矯勁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禩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首節懸空而起說個大德大賢意中便有文王一  
種在說個弱小意中便有齊景在孟子本是望人  
為大德大賢本是望人挽無道為有道乃却提一  
天字一若受役為理所當然而不可違者用筆如  
此使人不測○德者心之所蘊賢者品之所成其  
實皆仁也○齊景節固是証小役大弱役強之順  
天然極力為取字寫照越說正該如此越使人愧  
赧不堪○不曰法堯舜而曰師文王以下引大雅  
文王之詩也○上帝既命應天字侯服禩將應役  
字寫得氣韻勃勃正與齊景作反對○前今也粘  
齊景作喻相照後今也粘周文作反映執熱一喻與  
先師一喻相照既激發之又欲動之又慨惜之似

兩扇又似迴波使起手劈分兩樣處倍加不測○  
執熱不濯之喻與無敵天下之旨甚遠然極有意  
與他處引

涕出而女於吳注謂吳蠻夷之國景公羞與為昏  
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  
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而結昏齊獨恥乎特  
取其以師昏耳所女者說苑以為闔閭吳越春秋  
以為大子波闔閭子也即左傳大子終纍疑吳越  
春秋為是說苑殆於闔閭下漏一子字耳○殷士  
膚敏殷士謂殷之遺臣與高孫子沒干涉若以為  
高孫子之臣是於周為陪臣豈得與祭焉○禩將  
周官天官小宰禩將之事注將送也禩將送禩謂  
贊王酌鬱鬯以獻尸○禩將於京注謂諸侯助祭  
於京師此在禮原有之然如何助法當何時一來  
京未有言及者嘗考諸侯朝觀法唐虞四年一朝  
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然猶疏遠不易至有  
一不朝再不朝三不朝之文豈又有助祭一條在  
朝觀外者且朝觀必輪年而祭則大饗大禴頻年  
有之又且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年同

日而齊集於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宗廟序爵在祭統文王世子諸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是以鄭注序爵曰爵者公卿大夫也集注添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後學皆以異姓當之此誤也特裸將之禮在周頌有有客振鷺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賔在位伊訓有侯甸群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康誥有侯甸采衛和見士於周洛誥有王賔殺禮咸格蓋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如武王初定天下則天下諸侯咸來助祭武成所云是也或王者建都則亦一至如成王創建東都親幸新邑則六服群至康誥與洛誥所云是也外此則惟新君即位一助祭耳如舜即位祭宗廟益稷所云太甲即位奠殯祭廟伊訓所云是也然則助祭來京惟新君即位一行開國建都則特禮矣夫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然則時至之際如遇禘祫自應隨祭亦未必定助祭之時與助祭之法也○而歎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宜十二年傳曰亂離瘼矣

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國君好仁二句乃孟子承而釋其義○不以仁不以濯也濯在執熱之先不是執熱而後以濯注曰濯其手不

不仁者章 議論夾援引格

此孟子目擊諸侯之不仁將室亂亡而發首句抗聲長嘆使人毛骨都驚

自取字先從旁面點出奇別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引書只重自字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自取是章旨乃於前一毫不露却於孔子聽孺子歌中透出來然後極力發揮取徑甚別○前雖不露自取然於安危利蓄樂亡亦未嘗不隱隱見出孔子領會歌意但仍其辭止加一斯字而理趣躍然○起手飄蕩極雄快之勢下接孺子及孔子云云變出新意境如雷奔雨驟之餘有一庭草媚花香之趣

滄浪之水禹貢言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是以漢水中有洲名滄浪而漢水經流遂號滄浪也漢水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歌意蓋以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沿漢溪澗自山而溢推盪泥沙下入於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祭紂章

○自悔句極重毀與伐皆自悔內事觀然後而後之別輕重可見

孟子曰祭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

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鸚也為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

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開首一反一正逐層捲入又一樣文勢

鞭打祭紂却以諷笑出之  
兩今字文法長短參差妙絕

六國既亡秦亦不免孟子早

也。知之矣。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上章重不仁邊說為悚惕之詞此篇重仁邊說為鼓動之詞入手用反起結處用反收中間正言仁者之必王妙在將此意俱於喻言內發透今天下節只須一點而意自明此文之全以客意作正意處○與聚勿施正是仁政實事講至歸仁止用喻意聯翩而下用筆甚快○民歸仁一層不仁者又毆其民而與之一層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將兩層合成一層文字最是整齊乃歸仁一層先正後喻毆民一層先喻後正因上下喻意接連一片遂不覺其為兩意文字又甚變化○首節是白描文字下接兩喻縮潔濃麗是著色文字濃淡相間文家秘妙與之聚之與者謂事聚者謂物並是實事非如聚歛之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已而言喻當今之世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令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以七年為期斯無

及矣今病者尚可七年而艾乾三年即已可用則何為而不畜乎至三年七年乃古人恒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為一矣五其中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為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為中數大戴禮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三為中即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為期論語曰三年有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教民七年皆是也若至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鉤金一杯水是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叛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其極數也後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矣○今之欲王者句是好聲口緊接上節末句說到雖欲無王不可得自是人皆動念但不是一欲便了須要急下手猶七年四句一連讀意便上下相屬兩苟不只逼得一個急字意出

七年三年終身亦只逼得一個急字意出若將三  
年之艾讀斷便不能直捷痛快○志者奮發有為  
兼最銳最  
堅二意

自暴者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言非禮義直是謂安  
宅正路不好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直是謂  
吾身不能居安宅行  
正路也說來好笑豈  
不可哀

通篇重自字言仁義人所自有而人自絕之故可  
哀也首段連用四自字中間連用人之二字亦暗  
藏自字末言曠弗居舍弗由亦是暗藏自  
字○上先斷後釋下先釋後斷亦見變化  
自暴是一種剛惡的人自棄是一種柔惡的人論  
語所謂下愚與暴棄異科此不可援作說○吾身

字可玩正見人同有此性同有此軀殼必無不能  
為之理○仁以居心故曰宅義以制行故曰路安  
之云者即作德日休為善最樂也正之云者即無  
偏無曲如底如矢也○自暴自棄即此便是可哀  
然於此說個可哀猶嫌未透而本天率性上一層  
深微道理亦難與他說只就眼前存心行事居處  
往來間指出無危無殆終身樂地不偏不曲萬事  
攸宜正好安身利用以為自己百年地步而乃以  
暴棄終之可哀  
意倍覺警切

道在爾章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二句虛籠  
下二句正說

此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意而說得加暢○合  
天下之大無非人也合天下之人一親長盡之矣



二老者數句句頓挫便伏為政於天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開首橫空而來乍讀不解所謂讀至終篇通首乃無一閑字順逆之間可悟文家機勢○天下之大老及天下之父歸之此是極奇句法大老者有仁天下之心治天下之學超天下之才識天下之父字兼尊與親說德為天下之達尊又為天下之共親此是孟子鍊句鍊字處○為往以上皆實諸侯以下入主○孟子伯夷太公之流也齒德俱尊有歷鍊天下之精神通徹天下之學識年益高而

道益隆得一願治之主不難反手而成功蓋此即天下之大老而為天下之父也但當時諸侯少一能行文王之政者耳前以二老歸文王引起論斷曉暢本位一拍便住雖不顯然自負而名世之具在己平治之機將開亦有不得而辭者五年七年孟子當日實有把柄在手不同影陶浮談作字句絕屬文王興字連下讀屬伯夷漢人皆作興連讀未免犯重矣○來句末語助而微帶催促之意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漢書陳湯傳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陶淵明賦歸去來皆是也盍歸乎來是自促之語○善養老者之者屬文王勿誤為老者○伯夷初避位至於首陽後又避紂而居北海之濱古所謂北海者大抵謂今登萊以北遼右永平以南之渤海也孤竹在今永平府撫寧縣地南濱海即所云北海則伯夷未嘗遠離父母之邦亦如季札之退耕於野也續漢書琅邪國海曲劉昭注曰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按今沂州府日照縣漢海曲地其東即海史記曰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東呂

蓋即殷之呂國為太公父母之邦太公亦以天下無道家居而不出若釣渭之說孟子不言知其妄矣據史記志疑曰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漢書謂文王沒後四年而克殷無逸謂厥享國五十年則紂十五祀當文王即位十年有餘文王之政已成矣故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言太公次於伯夷則太公之年不及伯夷而太公之歸又後於伯夷耳孟子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則太公之年當少於文王也以文王與紂之年推之則太公歸周之年當必未六十年未六十而得與伯夷並稱大老者太公雖下老之年未久立為太師則以兼有達尊之三亦得稱大老也年未六十而稱老者孟子又曰樹之以桑則老者足以衣帛五十非帛不煖則五十已得稱老也○七年之內七年舉大數而言國之大小固混矣且有之內二字則五年不須別論猶言遲速不出七年也

求也章

問間引起

孟子曰求也為李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折入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落○十○

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故字是繳上之辭却  
又增出連諸侯筆底  
花簇之至

深惡強戰先以富國襯起後又於富國上增連諸  
侯一種總以甚強戰之罪耳○看他中間極力描

寫戰之為害正是  
明其罪甚其刑處

求也三句蓋亦孔子語以其為叙事故不必標孔

子○鳴鼓而攻之蓋借軍旅詞言麾之門牆外之

意○况於二字蒙到盈城○罪不容於死言死而

冉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一科矣○詩小雅  
東有甫草蓋澤畔草所生之地謂之草也是地也



先王棄之不與水爭利者也周官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萊者休而不耕以息地力者也自李悝有盡地力之教商鞅有墾令則草無不墾萊別受昨而皆征稅但以富國而已漢書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是土即田而地乃非田而可以出利者也任者專責也蓋書國中應墾之萊田與澤草之可墾者專責之吏士使督民開墾而以墾否課殿最也此蓋李悝商鞅之法故孟子惡之注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戰國人牧多嗜殺糜爛其民兵連禍結以慘目傷心之舉視如飲食啓處之不可一日而離強戰者乘機而取祿位逞能盡力爭地爭城殺人無算以致肝腦塗原膏液遍野真所謂率土食人者孟子目擊而心傷之故書之於策以警當時而戒後世唐人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又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千古傷

心未必如戰國之尤痛也

存乎人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虛○起○眸子不能掩其惡○○實○落○胸

中正則眸子瞭焉○○實○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實○聽其言也

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緊○煞○

為但以言觀人者發竟提眸子突起至次節方補出言字筆勢嶙峋○前後兩人字照應上段在人身上說下段在觀人者說○瞭眊二字是鍊字法知能出于不思慮故曰良瞭眊出于無心故亦曰良良猶真也真率無偽不容修飾之謂○據聽言觀眸子是章以有事之時而言也或爭辯或訟訴非謂平時

恭者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此章專為時君假竊恭儉之名者而發。○侮奪人之君三句。一氣讀。惟恐不順句。暗含故意作恭儉之意。

說文又部云。奪。持佳失之也。支部云。寇。疆取也。周書曰。寇攘矯虔。奪取當作寇。經典通作奪。奪為手持佳鳥失之。即脫去之。脫也。奪乃寇之假借。○惟恐不順焉。以順為正之順也。恐人以此為侮奪。故務飾其聲音笑貌。而順從人之意也。順下。視焉。字見可。

淳于髡章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問意漸次婉妙。直要逼出權字。為不援張本。與周霄欲討出一急字為難仕張本同。

一局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清○權○字○跌○下○有○勢○此○與○周○霄○章○同○一○局○彼○從○正○意○上○作○反○勢○此○從○借○言○上○作○反○勢○上○段○言○禮○言○權○下○段○言○道○言○手○明○禮○與○權○可○並○用○而○道○與○手○不○可○並○言○末○句○冷○而○尖○嫂○溺○之○喻○具○見○滑○稽○口○吻○末○節○若○先○言○嫂○溺○援○之○以○手○後○言○天○下○溺○援○之○以○道○然○後○轉○落○手○援○天○下○文○氣○便○不○緊○簇○生○動○接○落○亦○不○順○便○可○悟○文○家○三○昧○○是○豺○狼○句○極○口○唾○斥○又○注○出○一○權○字○反○似○授○人○以○柄○淳○于○乘○間○突○入○似○乎○必○勝○孟○子○只○據○理○直○喝○已○應○手○而○倒○○天○下○溺○矣○似○正○似○諧○此○問○應○如○此○答○

權○今○之○法○馬○也○道○譬○衡○也○法○馬○之○輕○重○隨○物○之○輕○重○務○以○正○衡○為○事○是○取○譬○之○義○○禮○所○以○行○於○常○權○所○以○行○變○守○定○法○而○合○于○道○為○禮○事○有○變○而○禮○不○可○守○寧○違○禮○而○合○于○道○是○權○也○權○與○禮○對○不○與

道對諸家或把權與道對說不可從又注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句未安夫權與禮究竟二物矣安得合為一也○天下溺援之以道道字包得廣發政施仁是援天下之道而已不可枉亦是道說個援天下以道則己之不可枉隱然可見故謂己不肯枉是道可也謂不肯枉己已盡援天下之道不可也講家或謂不肯枉己正所以援天下未免過火○援天下以道援嫂以手所以援天下之溺與援嫂異也

不教子章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此等文須玩其筆筆轉折筆筆簡勁處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古者句頓斷下又賜開兼父子說若粘上說則與前重複矣不教子言不自教而立之師也○反字重看所以愛其子者乃所以夷其愛故曰反夷○夫子教我二句寫出其子意中怨對之狀如此不必口語故不着曰字○孔子問伯魚學詩禮則亦似不親教孟子說古人易子而教之義故特舉不肖子以示其勢必至此非謂每人如此也○父子相夷是父自傷其慈子自傷其孝也非父傷子子傷父之謂○不責善注引王氏不是事父母幾諫非責善而何戒子亦責善也此特說易子而教之義非謂絕不教誨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

事孰為大章

忽平忽側忽合忽單格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聞者聞曾子也

未句中有守身意

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章專言事親而所以事之者有二。一守身一養志。舉曾子以為法者。曾子蓋守身而能養志者也。○孟子文字最緊健亦多渴情。此獨先作兩開及合併後又作兩開。若問若答。迴環宕漾。乃議論激勵之餘。忽接以叙述。若有情若無情。文情舒展。綽有餘裕。又別是一樣機調。○曾子惟能守身故能養志。而守身實際不用實叙。只用吾聞之矣。一句暗含。以曾子之守身人所共知。無庸鋪叙也。叙述

與昔亦疑對破

養志之後一句總結而守身以養志之意炳然可見。此種筆墨豈後人所能到。○孰不為事云云。若直接守身為大而移不失其身。四句於後未嘗不文從字順。今乃故亂其緒者。蓋不如此則恐人將事親看輕了。此孟子立言周匝處。而上既有不失其身四句。則守身為事親之本。即於兩本字內隱隱照出。○事親守身為事親之本。則守身為事親之本。可見矣。絕不止點而從兩項平舉中透出神化之筆。

守身者事親之一。養志者事親之一也。有謂守身正所以養志者。糾纏不清。○此章為借口事親而甘於失身者發識。得此意則前二節平側處可解矣。首四句平舉。次四句側重。次四句又平舉。其平舉處皆語平而意側者也。大意若曰。言事者孰為大事。親為大也。言守者孰為大。守身為大也。事親守身固皆為大矣。然而有次第焉。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即此以觀。凡事有本槩可知矣。即以事而論。孰不為事。而以事親為大者。事親實事之本也。

以守而論孰不為守而以守身為大者守身實守之本也凡事有本然則守身為事親之本斷可知矣曾子能事其親者也而所以能事其親者實本於守身惟能守身故能養志然則事親者必如曾子之守身以養志而後可也若徒以養口體為能事其親而身不能守焉則曾元之不若矣烏乎可○若曾子者可也此章只論為孝之趨向不論孝之淺深曰若曾子者則他人同類者亦在內不特亦曾子一人程注恐非正意此若字與尚書若毓叔若散宜生之若不同

人不足與適章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爽若哀梨快如并剪

通篇只重格君心句前用人適政間翻起是前層意中用仁義正作柱是分疏心字意末用國定

句繳轉人與政意在內是總收只七句而有開合之法真有縮丈為尺縮尺為寸之妙○惟大人一頓格君心之非其事正自多端蓋正身以先之至誠以動之委曲以喻之從容以化之借端以悟之誘掖以成之故惟大人為能也

人謂百官有司不足與適謂其過惡不足指摘也間者謂指議政事疵病也人與我對故曰與政不對於我故不用與字古人不拘儷耦自如此今注疏本間字上有與字按音義出足間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據阮氏校勘記岳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加與字耳○君心未正而徒欲絀小人改稅政難矣蓋一小退而一小進一稅廢而一稅興是不可勝為者而其實不足為者○集注用人之非行政之失是屬君者也即亦君心非中之事矣恐失文意○格字兼感格○程說引孟子三見不言事然是出荀子不必真有此事也不當采入

有不虞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求全只是修己求完全非求免於毀。○兩有字見多少感慨。○毀譽久之亦自見未有終能掩其實者。王通以無辨止毀良是故有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修己而平物也。

### 人之易其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天下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往輕易於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責則知其為之難必不輕易其言也。

### 人之患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患不獨好為講學之師凡欲上人指導之心皆是。○聖人舍己從人察通言詢芻蕘不以一毫聞見知識誇聞見唯好教人而不好受教其好為人師也如此所以孟子謂之患。○患字病根全坐在一個好字然果知理道之無窮則其心自虛所謂學而後知不足也此又前一層意。

### 樂正子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

○大書立案

○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頭棒喝

○不知罪妙

○更不知罪妙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此章孟子之言妙在句句似無理。○首句便見書法。○若不立案於前則通體無根既有記案則文

我字反映子敖

克有罪認罪仍不知  
罪虛留更妙

字有生發矣。故子亦來見一層。昔者一層。館定一層。層層折疊。滿肚皮不受用。而又總不道明。虛留淡歇。唯以神氣應之。尤為破格。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本意在責樂正子失從之罪。故姑就不早見長者一事為此苛刻之言。以讓之。蓋欲其察識其本意也。

謂樂正子章

提明

夫酸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此兩章當是同日之言。蓋正子認罪之後。孟子稍遲又說耳。合為一章讀之。方見其妙。○此章仍不說子敖之為人。只責樂正子徒舖啜。一徒字見得他無所取。而又含蓄。蓋樂正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道為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子路猶

且以告樂正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怪。然孟子在齊。尚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即使得仕於齊。亦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說此章者。多謂樂正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孟子以徒舖啜。啜責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何。為此說者。徒欲回護樂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也。反陋矣。○以字指學古之道。言以是為舖啜之資。

不孝有三章

○舉○得○重○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此章本意。重在無後為大。不是贊舜。特引舜作證。三不孝。趙氏無確據。不宜采入。○無後是我之無嗣也。我之後亦是先祖之後矣。雖然不當專以絕先祖祀作解。何則。舜有弟象。象即有子。無乏祀之憂。則舜可以不娶。與此為不通。孟子嘗稱廢大倫。對父母。不以之祀為言也。其意可見。○繼嗣與稟

命孰重則繼嗣為尤重矣。權以稱之而知其尤重不敢拘稟命之小節。唯全宗祀之大事是謂舍輕而取重也。猶字之意如此。

仁之實章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

說禮樂二段詞簡而理盡，覺禮運樂記諸篇煩而多支矣。○樂斯二者一句已完，言樂斯二者皆為樂之實也。下文是發明樂斯二者所以為樂之實之故。寫得淋漓透快。後人說理能有此醒透乎。五個之實字，五個是也字，俱是指點之詞。而上二段是主，下三段又是推出言之，故用三個斯二者。

縮到上段。○只此事親從兄而無限道理俱從此出，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義。○首二句指本性之實際，智之實以下，指工夫之實際，樂則生矣以下，指效驗之實際。

天下大悅章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

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

此是舜一論贊突起，突接氣勢雄偉。○末段寫得情致淋漓。○盡道尤重得親順親，俱該其中矣。○本意不過說舜能得親順親，所以為大孝，妙在前幅不用順而用逆，不正說而反說，後幅又從順親

首句凌空而起，另是一種機局。

化定本一串分出兩層，更為暢達。



推出化定二層以醒出大字尺水中生出無限波瀾○若不推出化定二層則底豫之為大孝終不醒透○此篇文字入妙皆在複語處著精神

凡人天性之薄由於名利之見視猶草芥全無名利之見矣○得字屬親不屬子與獲乎上之獲同謂不為親所得是親不喜我也非得其悅之謂○不順乎親父子之際有乖違悖戾也○不必作論道解若心與之一而不違恐太深○天下化以子道而言知無不可事之親而竭孝此是化矣若父之慈本文未及言也○為父子者定謂父子之道理定也雖父子並舉亦重在子道○替賸底豫蓋古經之言而孟子稱之

孟子論文卷之四

據朱子集注

離婁下

舜生章

雙起單收格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章明聖道之一舉舜文以概其餘

尚書大傳鄭注及孫疏俱謂負夏衛地非也舜虞幕之裔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舜生長於今平陽府之境耕歷山在蒲坂今蒲州南三十里歷山是也陶河濱蒲州沿河之境也漁雷澤抑雷首山下

相去四句極力振盪

之澤矣。流傳以歷城為歷山，定陶為河濱，皆非也。歷城定陶，去虞遠矣。孟子以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並言，則其相近可知。諸馮即蒲坂，蓋諸古讀都，都馮之反語，即蒲也。負夏，黃山之下，皇甫士安以為負黍是已。即南河之南，舜所封國也。登封有負黍亭，夏下黍三字，皆韻近相假借。舜生長於其祖國，迨治水成功，封於南河之南，故曰遷於負夏。自登封蒲坂抵岐，周畢郢適千有餘里，若衛地去岐將二千里。孟子何言千有餘里乎？此足知其非矣。○郢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云云。畢程本商時國，為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云：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是也。土地名，後人多改从下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郢楚之郢。○周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河南，又審矣。○孟子堯舜禹文王皆言崩，無言卒者，此言卒非崩，堯明矣。卒終也，末也，但謂其末年所常居者耳。竹書舜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可以證

孟子論文 卷四 孟子論文 卷四

焉。○夷，鄙也。東夷西夷猶云東鄙西鄙也，不得以夷服釋之。趙注曰：諸馮負夏鳴條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岐山下周之舊邑，近馮夷，馮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趙意以諸馮負夏鳴條為東方負海之地，故在夷服之中，然東方負海之地，去岐豐何啻千有餘里，此顯與經違非也。集注一依其文，不察之甚。○符節古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後世乃用玉用金耳。○其揆一也，猶言其軌一也。若合符節是虛說，其揆一也，是實說。言聖人其揆一，故其合若符節。然注以揆作活字解，非也。

子產聽鄭國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齊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有記案有斷案有輕  
遞有重扼有繳應有  
推論語意鬆靈極文  
章之能事

孟子論文 卷四 〇三五

故為政者。毋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止五十五字。而波瀾萬疊。由於句句轉也。○惠而不知為政。一句斷煞。徒杠節發明。此句大意已明。君子二句。又從對面反照。以見不必濟焉得句。又收到不能濟。已覺千巖萬壑矣。末三句。抉出悅字。而却賜開泛論。神妙不測。○平字義最大。如陰陽之和。不私一物。時雨之甘。不長一類是也。

此章聽字是例。聽政而以乘輿濟人是案。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是斷必須先看明聽字。古者王賤治朝。則冢宰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治。則冢宰聽之。侯國亦然。下文為字。平字皆從聽字生出。既審于聽。為之平其政而已。安用我身料理。○惠字與論語其養民也。惠惠字同。皆德愛及人意。注以私恩。小利絀之。非也。○惠固是美德。但不知政體。則其惠不廣被耳。然惠之為美德。自若。故下置一而字轉之。○釋宮。石杠謂之衙。注引孟子。歲十月徒杠成。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推雙聲。孝武紀云。推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

推。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推。獨取利也。橋水梁也。梁水橋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為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民未病涉。言九十月之間。民猶未患水之濟也。○君子以成。杠成梁。所以廣仁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正意言人民之眾。畢竟濟不得。未說到國中。之當涉者眾。但為餘意在裏面。亦不妨。○子產此事。此不過適見寒涉。心惻暫一為之。非必常如此也。事與田單解裘衣涉淄者同。戰國時或以此稱子產。故孟子借之立論。以備王政之一。并歸重於平政耳。不然。子產治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豈徒杠輿梁之切於民者而反不知乎。

君之視臣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齊王用人。昔進今亡。輕如犬馬。重則土芥矣。

忽生波瀾末主先實  
借宿醒主文字既有  
曲折而語意乃為詳  
盡痛快

士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  
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  
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  
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王問頗婉曲，孟子前後詞俱極峻利。○前段雖兩  
兩較其施報而輕重畢竟不同，此尊卑之分也。  
此章言君臣義合，其感應自如，此耳，非教人臣以  
當如此也。○先於其所往，只是定其安處，使其不  
顛沛流離耳，不必稱道，不必收用。○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

之吏搏執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  
伍員之橐載而出，昭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  
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錮欒氏之比矣。○  
極是困窮極之於其所往，即困之於其所往也。○  
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也。但齊  
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其病不瘳，譬如  
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為主。蓋  
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  
峻。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鋒鏃，自  
然啓發之理，是聖賢之別也。○檀弓：穆公問於子  
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  
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  
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無罪而殺士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大旨重諫懼人君邊不重人臣見幾邊兩則字見勢之必然兩可以字見幾之當然

君仁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格心章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警人臣謂君心之非既格則仁義之心存仁義之心存則人與政莫不仁義矣此章是警人君謂君仁義則臣民莫不仁義矣言各有所指也

非禮章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倒裝陡勁○重精于察理

非禮非義仍着一箇禮字義字其理極精細非時中而能權者不足語此故曰大人也

中也養不中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故人句極悠裕而其間句忽變為險峭水方流而山已峙文中實寓此奇觀

上下兩截一正一反重責成父兄意○故字結如字轉則字煞

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孟子語意正與此類○養如養花一般栽培灌溉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止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父子之間不責善然亦無有聽之者聽之則棄之矣養之一字有許多委曲調劑在故不獨子之幾諫以論親於道也父之於子亦然○賢不肖相去二句承上樂有賢父兄說凡子弟樂賢父兄者以其能養耳若棄不養去父兄不肖者幾何正與上文賢父兄句相應非父兄與子弟較量賢不

肖○不能只是不足字

人有不為章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不為者非但有守且有定力故可以為而後可以有為四字極着力

言人之不善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提醒人語○即無後患亦不當言人之不善有傷忠厚必有後患人何不自審當如何三字醒得婉冷

仲尼不為章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止於待小人不惡而嚴已也

言不必信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從無適無莫章脫出

蓋信果元是美事而病在取必焉大人胸中寬裕而所期者唯義矣故未嘗取必焉全無規規經經氣象也○注未嘗不信果句恐失正意○大人之言行信果者十之九不信果者十之一○君子之言近於義則是可復矣然事變之來有不可逆睹者即復其言而害於義者大人豈固執一信乎行果效此

不失赤子章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言不以下作一句讀去則道理圓融無滯碍矣

赤子之心純質易良成長之後失之者多夫大人德盛才茂足以酬酢於天下而仍有純質易良本色者斯為貴已此與爛熟世態機變鋒出者相影則見焉全本擴充非孟子之旨也

養生者章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非輕言養生也正以其甚送死之重耳

君子深造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只重自得二字而工夫全在深造以道中三層皆自得之妙收得自得仍要繳出深造以道來

此亦為墨子發之

深造以道句法倒裝兩面俱重自得自字妙居安資深逢原道盡自得中之真效令久首肯

自是自己非自然自得謂得之於己也但其功則必得之於潛心積慮實踐體究之餘非可頓悟非可助長所謂深造者是也○之字虛指之辭是孟子子心得而獨知之者以不說破為妙蓋學問中之實功真效層折步數非確有閱歷如何道得分明道得分明乃知其確有閱歷既非影響之談則如何以道如何深造如何居安資深而遂逢原於左右此中妙處俱從實功得來於此知孟子真有其功矣斯言也其殆從充實光輝之後躍躍不自己而追而溯之者乎○資之深言其可以為吾行事所資藉者蓄積饒多蘊養深原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源同言取於左亦與源會取於右亦與源會前後遠近唯其所適莫不會焉以形容自得者融通從容之光景耳非至近之謂

博學章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上章兼知行此單主知言

二說字只是講明辨釋意不必做向人說道○何謂約融會貫通而歸於一也詳說於博學之中無非為此此亦孟子追溯從前之閱歷者如此○語氣重反約而工夫全在上句與上章同頓悟與訓詁終非聖學

以善服人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煞語打轉首二句此為以善服人者發善服善養就心之公私分出較前章以力以德在事上言者更微○天下臣民皆在王者度內如天地之視萬物慈父母之於子畛域悉化故人之善者以善養之而益進於純粹即人之不善者亦以善養之而漸消其查滓非以服人而求王也蓋其心唯恐天下之不進於善而多方涵育豈若雜霸

之主特著其一二端之微長以迫協於天下者乎看透養字而王者之心事明白王者之政治詳盡天德王道並該於是矣

言無實章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為人君多忌諱者而言之言人君動言此言不祥然凡言無實不祥若必求不祥之實唯蔽賢之言當之夫使斯民不被其澤而國家不能救其敗亡者皆此蔽賢之言階之厲也王導之於伯仁張浚之於武穆雖賢者猶不免焉可惕也哉○將甚言蔽賢之不祥故以言無實不祥引起猶將言送死之大事故以養生之不足大事引起注前說是也

徐子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



緊轉一層直注末句

孟子論文 卷四 奎文堂

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此章就水指點學問後來曾子固墨池記之類祖此原泉斷句連混混讀非也○混混水流貌不必作湧出○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踈跼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着兜鍪入敵也亦空之義○有本無本泛指凡事為是若曰原泉固有本而凡事皆如是有本者皆如是水也溝澮固無本而凡事無本者降著地如鳥集之集也非聚之謂聲聞過情只是舉示無本中一件耳不必討出徐子有躐等于譽之病○君子恥無本非恐不繼非徒恥便有反躬務本意注語有病○此章不必挾川上嘆說可知且曰亟稱則其不止一語可知

明於二句說知平叙由仁二句說行折宕

人之所以異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禽獸昏而人明禽獸塞而人通所爭只此子耳○物事也人皆日見庶物自不能明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子舉切要處教人當於明察二字留意前既說君子存之故以舜為證講家却以君子存之為得之淺以舜由之為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為說非孟子之意也

禹惡旨酒章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禹湯文武分叙錯落簡淨周公接叙層折真醒而寫周公尤為活現至今如生

孟子論文 卷四 奎文堂

○相○業○難○傳○寫○曲○盡○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觀威鳳一羽而知五色之皆備，聖人之行不同也。各舉一二事而聖人之全體見矣。蓋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一二事者全體之所散見也。不知其全體，但觀其一二事而已足矣。苟知其全體，進觀其一二事而益明矣。此章但用六七十字，叙五聖人行事，簡潔錯落，鬆活曉暢，備威鳳之五色，窺搏象之全力，為難得耳。

惡旨酒而好善言，易溺者莫如酒，難容者莫如言。唯禹反嗜旨酒之心，以嗜善言其嗜好之篤可知。旨酒善言相形說，重善言上，不重旨酒上，猶言好德如好色之意。注引國策難信。○湯執中商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即成湯之中也。○視民如傷，左傳亦出。文王以百里撫六州，猶是亂世也。注民已安矣，而猶若有傷，不是。○望道而未之見，而如字不必讀為如。文王之德純而不己，與道為一，而其心如望道而未之見，即是其與道為一處。望道字是我與道猶為二，望字上帶上句如字而讀之。

其義自明，望是渴望之望，注望道下着如字，未透。○泄如字，脫漏也，謂不以其近而忽之，不泄不忘。只是全體洞徹如此，譬猶潮水上來，灣洄浦淑，一時並到。○伏生大傳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所謂四事，謂四時之事。○其有不合者，其字直指四事。

王者之迹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以首二句為主，下正發明春秋之所以為作也。

此章重在春秋之義，前從詩亡引來，中從晉楚間視末以事文陪點，間忙間出，極其逸峭。迹即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方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天

士君子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然不采詩即謂之詩亡可矣夫昔日之詩王者所陳而觀之者也黜幽陟明章善瘳惡皆於是乎在焉此日之詩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今奚益哉此春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魯之春秋亦晉之乘楚之檇也然而有其義在焉是義也孔子本王者之慶賞刑威而為筆下之褒貶予奪焉者然則今日之春秋非魯之春秋而孔子之春秋也故曰作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是謂降王於風而雅亡之說固不自朱子始也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列黍離於國風然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且周公陳王政而作幽風即王師征伐皆入之王之名風何嘗是降若云雅亡即平王東遷而正月諸詩猶在也并云風亦

亡則自邶以下作者尚多故詩亡者謂采詩之官廢而朝廷無詩也蓋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一自太史不陳風并庶人之議亦無由上達而邪暴交作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所由來者漸矣由是孔子懼而作春秋使天下知天子采詩之官雖廢所為公好公惡猶是也用是寓褒貶以申王事之勸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大夫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如此而亂臣賊子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譜詩者謂陳靈之後無詩而春秋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則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所謂迹熄而詩亡者是詩所由亡非詩即亡于此時也謂詩亡而春秋作者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國稱萬乘千乘晉之乘蓋亦取義於此○檇也蓋取義於惡木檇斷木也檇樹無枝也從木不從犬則非獸明矣○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為也廣雅釋詁曰取為也即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為之

孔子蓋曰其義則丘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或謂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君子之澤章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先用泛論後用實叙乃其實叙者仍以咏歎語抑揚出之而去孔子未遠猶在五世之內之意只在空中縹緲則實叙仍係虛漾真絕妙文章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二句其詞若憾若幸文氣悠然極有神

君子小人就德言爲是○趙注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聖人制禮本乎人情故澤斬而服竭矣揚注失本末且本文五世是豎說揚注是橫說其謬不小又推服制之意蓋高祖

兩也字神遠

至於玄孫長壽者往往相見而相親故有其名而有其服六世以外不能相見則無其名而無其服澤之斬不干服紀而年代略相當者亦自然之數○予未得未字有就事前而言者有就事後而言者要皆庶幾而不達之意○淑善之也猶言慕悅私淑諸人謂孔子之道聞諸人以竊慕悅之也○邠卿題辭爲孟子親受業子思此於年數不合非也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也又十一年癸酉哀公卒子寧立是爲悼公甲戌悼公元年立三十七年庚戌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辛亥元公元年立二十一年辛未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穆公壬申穆公元年立三十三年甲辰穆公卒子奮立是爲共公乙巳共公元年越丙午丁未戊申己酉爲共公之五年當周烈王之四年而孟子生是孟子生年距孔子卒年百有八歲自穆公之元年前距孔子之卒七十有一年孔子之子伯魚卒于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事魯爲臣雖當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况或在其後乎七篇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大約曾子門人而孟子私淑諸賢

亦可概見已

可以取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取與死是有為之事。不取不與不死是本分之事。此謂凡兩可難辨之事。大抵守本分為是也。大抵守分則雖有未至者。其害亦少。然亦謂兩可難辨者。非徒務畏縮也。是與老子退一步異科。○林氏以子華為傷廉。特借此為例。其實子華使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其母受之。非子華之過也。

逢蒙章

通篇援引作証格

忍極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天外三峰聳然峙時

一路叙述如生

不忍二字影射逢蒙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不○下○我○一○語○甚○妙○

○公○毅○檀○弓○多○用○此○法○

○不○忍○是○端○人○心○地○

○不○忍○是○端○人○心○地○

作險波

卷四

三六

奎文堂

後反。

立案處全無罪罪意。陡然斷其有罪。此為後世八家論辨文字開一法門。○斷罪有罪。又插公明儀之言為之抑揚。開合以盡其致。并不將罪之罪處鋪寫止引。一子濯孺子之事。而罪之有罪自見。且敘述子濯孺子之事。畢後亦并不補出罪行文妙絕。○首節用斷而斷。反虛次節不用斷而斷。反實罪。只端人二字。反映而出。

逢蒙學射於羿。古善射之官。通名羿。非弒夏后相之羿。夏羿有窮氏。國君為其臣寒促所弒。非逢蒙也。○曰薄乎云爾。二句語意明明。孟子答儀之詞如此耳。據擅弓子張喪公明儀為志焉。則是子張之徒。或與孟子同時。亦未可知。○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也。子濯既遁。而衛追之。故庾公得發去金之矢。以全之。亦未為不可。向使勝敗未決。則庾公安得廢公義。全私恩。若其事係國之存亡者。則又當別論焉。後儒故好議論。不特

棄庾公斯之義。併孟子之言誅之。何其刻邪。○襄十四年左傳。與此記稍異。左傳尹公他學於庾公。差。庾公差學於公孫丁。公孫丁不可為子濯孺子。庾公差不可為庾公之斯。又據左傳。庾公差尹公佗。皆孫文子逆黨。奉逆命。追獻公。而公孫丁則為獻公御。庾公差以射為背師。不射為戮。為禮射射。兩鞫而還。而尹公佗不念其師之師。射公孫丁。公孫丁射之。貫臂。公孫丁為獻公御。與鄭之子濯孺子為主將者異。庾公差尹公佗為孫文子家臣。與庾斯之為衛主將者異。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與孺子疾作不能執弓異。據此。則明係兩事。而庾斯不特勝於尹公他。且勝於庾公差矣。

西子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全用比體。文章之變態也。兩則字。有倏忽換轉之奇。

不潔或謂糞屎○管子小稱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十三年明此非越王獻吳之西子故趙注云古之好女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故者句斬截以下用筆如花飛蝶舞抑揚飄宕說理文字有如此仙筆豈不奇絕

天之高也數語以半面見全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不過故者以利為本六字主意却用無數曲折頓跌幾若一句一義而其實通章止一義也文字之妙千古無匹○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下即接行其所無事二句豈不徑捷然直而無味矣乃以一

意分兩層寫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真極妙文情也○末節承上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一氣說下而末用反掉之筆以繳章首二句極涵蓄不盡之致

則故而已矣則準也故者已然之迹言以已然之迹為準則也○既曰天下之言性則所指廣矣如告子荀子亦然文武興則民好善云云是以故言性也以堯為君而有象云云是以故言性也決諸東方則東流云云是以故言性也其以利為本則唯孟子為然性善之說不可易即所謂利也利與水利之利同故下文遂舉禹證之○此章為論性者失其本而發非論智也要認清首二句徒執故以言性而不知故者以利為本便是不善言性便是孟子之所惡解此則通章迎刃而解矣○性謂人性而已不當挾物性說○孟子之所謂鑿者正指言性而不本於利者也○如智者如猶於也詩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史記汲黯傳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皆作於字解是其證矣○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次○通章大意若曰凡天下之言性者皆就故言之但故有

利者有不利者，即故以言性，必以利為本而後可也。如不以利為本，而徒曰故也，將指人之為惡者，而以為為人性本惡乎？如是則性之說鑿矣。夫言性而不求其故，何以見性？則天下之以故言性者，可謂智矣。亦何可惡之有？而吾之所惡者，為其不本於利而務為穿鑿也。如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何也？禹之行水也，順水之自然者行之，而不鑿也。如以故言性，順性之自然者言之，而不鑿，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而何可惡之有？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而以故之利者推之，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如其不利，雖至卑，至邇之事，有不可執，故以論者矣。而奈何徒執故以言性，而不以利為本耶？鑿亦甚矣。可勿惡哉？苟求其故，亦非徒求必本諸利以求之也。○苟求其故者，謂推千載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日至，是短長之極，冬夏皆是也。考天行者，必於二至二分最要。故孟子揭日至而言之，致者致來之也。方算得來千載之日，至顯於今日，猶致之令來，故曰致也。○舊說以冬至朔年月日皆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為

歷元，殊不知歷元之說出於漢人，亦遙意作歷之初應如是耳。孟子必不為此荒遠之說也。蓋天地間，所以有晝夜春秋，全在乎日。於日出沒之際，指正南一星為中星，以驗之，而知天行之速。於日由是，天日轉而西，則日縮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之時，而日躔之次始與先之所躔相合。於是因日所經之宿，而指其二十八宿以為經，又分其次為十二，以應月，又分其度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應日，蓋天無所為度，以日之行為度也。故舉日至而其餘日躔之度皆可知矣。

公行子章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止用兩有字寫盡一時趨承人滿堂眼目滿堂脚步霍亂光景如畫史遷魏其武安侯列傳亦寫得妙而少覺詞費。右師書官不書名諸君子目中止有一右師也。此以行禮為重與出弔章鄙王驪不言有異。

公行子有子之喪注無文說者或謂公行子有人子之喪是執親喪也此不然蓋喪必有主亦有父為子主者禮記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觀喪服小記父主適子喪有杖可知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子喪子身為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是也其曰有子之喪者又如檀弓所云子路有姊之喪是也。入門是右師入門也進是言者進迎非進右師使就己蓋右師未就位之前有進於右師之前而與右師言者右師既就位之後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也。歷位是經過他人站立處也立處相遠而欲與之言必須經歷乎他人之立處注歷已

之位歷右師之位不妥。踰階是踰越堂階此句恐是帶說不當泥以為當時孟子右師隔階。喪禮之大者諸大夫又在位是雖非君所亦猶朝廷之禮故舉朝廷之禮為答也是比擬之之言耳非直謂私朝為朝廷也周禮不必引又注以君命弔恐無據。君子之心高明正大何曾胸橫一物雖曰待小人不惡而嚴而非設城府之謂但眾人皆諂而我獨行禮此殊見其簡耳。

君子所以異章 二字作骨翻剝到底格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

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首四句提綱仁者以下發揮

一連三層將君子自反心事寫得委曲透亮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存心二字，是一篇主意。以下言愛言敬，言三個自反，未言憂言患，句句是發明存心意，妙在只一意而層層翻剝，百折不窮。首段喝出仁禮存心是一篇之冒，下接愛人敬人，一層又接人愛人敬人一層，兩層寬一筆急脈，緩受正為中間自反張本，有人於此句，須起作勢，將自反意翻作三層，有一層深

後幅筆致如輕雲在天，隨風舒卷，初無定態。

一層之妙，後幅隨頂接出有終身之憂二句，下又緊接此二句，一寫有終身之憂，一寫無一朝之患，而寫無患正是寫有憂，寫有憂正是寫自反，寫自反正是寫存心，文章有立一意，而中間無數層次，無數波折，總是發明一意者，讀此可悟。○三自反終身憂是存心之功，人愛敬與人橫逆是存心之驗，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是存心之實，正是段段寫存心處。○前幅三自反，雖層波疊浪，然勢猶安舒，至君子有終身之憂以下，則澎湃洶湧，極滔天之極觀矣。

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之存心同，存謂操而不舍也，以仁存心是操存其心，以簡仁也，禮做此詞例，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同，注云以仁禮存於心，則上句存心二字不可得而解。○有人於此三節，遇逆境以自驗，最見存心之功。○君子曰數語，非痛絕其人，正是末節一朝之患不足患意。○憂自內出，患自外至，有終身之憂，求諸己也，無一朝之患，不求諸人也。

禹稷當平世章 雙起雙收中間作總斷格

兩賢之以孔子作關

鎖伏同道意

同道實際祇從半面

對照而兩面俱徹顏

子之所以不急却從

喻意中補出妙妙

末兩喻以上喻引起

下喻注重鄉鄰一段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首二節敘事。以下論贊同道二字是主。○禹稷顏子雖相提並論。而意側重顏子一邊。觀下以救人為喻。意自可知。蓋禹稷之功。烈顯著者。易見。而顏子之安貧隱約者。難明。非顏子不欲救世。不得救世也。乃為顏子立論。而轉說禹稷之所以急於救世之故。以為顏子反照。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絕

妙文情。○此與曾子居武城章同格。即史記諸合傳之所從出也。

禹之世。洪水橫流。何以謂之平世。所謂平者。明良會合。有道之世也。平世亂世。猶易言否泰。君子以有道為治平。不以氣數之變為亂也。○禹稷之道。即顏子之道。顏子之道。即禹稷之道。故曰同道。○顏回。顏子。稱無一定。古人不拘。往往如此。○今有是假設詞。與鄉鄰有鬪者之有鬪。係鬪者救之二字。屬上句讀。○同室之鬪。情理事勢。皆不可坐視。不救之。雖被髮纓冠。是進一層說。猶言雖如是。急救之。亦未為過也。若不如。此體貼。便下救之二字。犯複矣。○被髮纓冠。言被髮而結纓也。纓冠與皮面。例一文。

公都子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

先就世俗寬論以養文勢

其設心二句孟子揣度其心而代為之詞如此情緒即章子不能自言真化工之筆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二句板對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此句又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又稍變

點逗生姿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

空中點此三句玲瓏剔透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以跌筆作起筆突兀得奇妙

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接轉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章如今斷獄世俗一段查例也。子父責善一段定案也。賊恩一段擬罪也。出妻屏子一段原情也。○兩夫子呼是則章子應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亦非取之不答之

答若加一語便成過火

匡章稱為章子非字也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為盼子田嬰人稱為嬰子田文人稱為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為冉子皆此類○又從而禮貌之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揚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禮貌之貌亦猶是矣○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狠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濮上之事贊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說者徒以齊策有章子之母為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章即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將也勉之

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邁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而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為即匡章呂氏春秋論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注並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以匡章章子為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之處士亦是高尚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歷事威宣兩朝為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為此言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見孟子而

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即章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為定而轉使孟子子父責善之本旨為之不著也○曰子父曰父子無他義也但上靠章子說故曰子父下泛言故曰父子○夫妻子母是謂妻子也舉妻故以夫配之夫即己矣舉子故以母配之母即己之妻矣注從趙氏分屬身與子恐不安○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似羨一是字疑因下文而謬○是則章子而已矣猶言是則章子之所以為章子也此句結全章蓋好惡並在此詞勿端靠好一邊講匡章為人孟子明其非世俗所謂不孝亦不敢謂非不孝責善賊恩便竟歸不孝但出於其心之不得已則可諒其為不仁何遽至於絕而不交乎蓋章子資質傷於狹小迫切處父子之變不能幾諫底豫至於出妻屏子以自咎責則不好處在此好處亦在此竟無害其可與遊耳

曾子居武城章 先叙後斷格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局與禹稷當平世章相似，前篇叙事畧論斷詳，此篇叙事詳論斷畧，師臣二字是一篇之案。○上段先生二字便伏下師字意，下段君誰與守便伏下臣字意。○此雖曾子子思相提並論，而意側重曾子一邊。蓋子思之守官，人所知也。曾子不預難，人所難明。觀錄沈猶行之言曰：非汝所知，句其意可

見乃錄沈猶行之言，仍述一舊事，依樣葫蘆，然昔之處，沈猶氏者，即今之處，武城者也。其旨隱約可思。至孟子語中始為明白釋出。此文字海畜之妙也。

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矣。在東者曰南武城，近齊左傳襄十八年城武城，傳曰：懼齊也。哀十一年齊人伐魯，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為己徒卒。此皆南武城也。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伐魯，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此皆魯東南之武城也。子游之為宰，曾子之為師，皆謂魯東南之武城。此武城近吳越滅吳，故隣于越，所以寇之至也。南武城則近費而鄰于齊，故僖公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後南蒯亦嘗以費叛于齊，冉有為季氏宰，亦得以武城人為己徒卒。蓋即費之屬邑也。說苑合兩武城為一，故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謂是曾子居費時事。此大謬。○兩寇退皆記者語，前是寇方退，後是寇既退。○殆於不可，殆幾也。殆於猶言幾乎。○沈猶有負芻之禍，知是沈猶行同族，非自指其家，若自

指則宜稱名不宜稱姓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  
 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  
 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為人名  
 審矣○子思仕衛當在悼敬昭懷四公之時或出  
 公反國之後世傳仕衛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  
 周顯王四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五十年子思年  
 六十二計其卒已百有餘歲矣司馬公作通鑑起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  
 子思答衛苟變二卯事於後亦未諗也但孟子言  
 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般師  
 之變齊伐衛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丑計子思尚非  
 強仕之期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  
 子稱子思為魯繆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  
 為壬申表及徐廣以為甲戌蓋威烈王十九年去  
 伯魚卒已七十五載不能無疑而孔叢子載繆公  
 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伯魚卒  
 已九十七年尤不足信繆穆本兩謚豈悼公一謚  
 繆公邪否則史記子思年六十二之文有譌也若  
 孔叢則多出附會不足辨已史記采錄雜說往往  
 自相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

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踰百歲而史記年表於  
 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其誤必  
 矣則子思之事安保其不誤哉○易地則皆然注  
 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夫權衡之應物貴其輕  
 重屢變而無低昂也注宜改  
 言輕重屢變而不害其為同

儲子曰章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王使人瞞孟子疑有驚世絕俗之為不知聖賢亦  
 人情中耳平淡淡中自有盡性實學絕無矯偽  
 掩飾等堯舜與人同言外便有人皆可以為堯舜  
 意○此篇多發揮道一之說如舜文同揆禹稷顏  
 子同道曾子子思同道皆指點道一而已此章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又所以明己之道與  
 堯舜無異堯舜之道固人人所固有而人所共由無二道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堯舜與人同耳此警  
 醒語勿認作自負語

齊人章

借映討巧格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

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

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

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

則必字則盡字而未嘗而字俱見其可疑至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句疑團始破也篇描寫之工可謂如畫而此其為饜足之道句今若此句尤覺鬚毫欲活

則人之所以至幾希矣二十五字作一句讀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此篇與別章先借言後正說者不同又與先叙事後議論者不同此篇全為求富貴者之可耻故設為齊人之乞墻可憐以形容之是即將求富貴之人繪作齊人之乞人又將求富貴者可羞之情狀繪作齊人乞墻可羞之情狀且將求富貴者之得而驕人繪作齊人之饜足以驕妻妾情狀不必實有其人不必實有其事而將求富貴者從空摹擬活畫出一個模樣以下忽接由君子觀之句於熱鬧場中以一觀字喚醒之文章有借映討巧之法欲寫此處特從彼處空設一境虛擬一人更於此境此人之外增其境多其人層層描寫曲曲暄染使吾所設之境所擬之人情態周折畢現毫端觀者聞者無不流涕歎息痛恨欲絕然後攬入正意一點即醒而彼處之間描淡寫無非此處之真情實態此等借映討巧之法不但文字活變而更能包却不盡之致於意言之外故分外出色令人拍



案叫絕也。○疑案在則必饜酒肉則盡富貴上故其妻口中將必饜酒肉盡富貴重復舉示其用重復處正是文之濛濛處。○復文之妙孟子外如國策公穀擅弓史記多以此擅長為寫生神技班固而下則不解此矣。○所以二字即上若此二字有不欲言不忍言者字法簡而刻深。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施又與迤通。○國中謂都城內與禮入國而問俗之國同非指齊國中。○東郭墦間之祭者此古墓祭之切證也。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至今紛紛外傳曾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又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

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妾字絕句告其妾便是將施從所見情形盡數告了良人者所仰望云云是既告而復言之詞也。若此此字即指上文所告之事。○孟子一書引古今事實皆章首不置孟子曰三字至下文斷其義則置之此章文勢斷語上不宜有孟子曰三字故不置耳非闕文也。○妻妾無識使之見其良人所以求富貴利達未必羞而泣但自君子之心而言之其可羞且泣甚於乞祭者餘肉故上句云由君子觀之明非君子不知其可羞也注以為妻妾實羞而泣之失孟子立言之旨矣。○羞下也字相上不字着個二間字便見多少慨歎意。

孟子論文卷之四終

水之於魚也猶土之於木也

魚之於水猶人之於土也... 孟子曰... 水之於魚也猶土之於木也... 魚之於水猶人之於土也... 孟子曰... 水之於魚也猶土之於木也... 魚之於水猶人之於土也... 孟子曰...

